



姜大明 官员可扮记者调研

本周,网上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是:“在基层调研时不要暴露官员身份,可以说自己是报社记者。”说这句话的人是山东省省长姜大明,在近期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,他痛批如今很难在调研中听到真话的现象,直言有些座谈会的惯常做法是编一套领导爱听的话,“有一半是真的就不错了”。这番批评可谓一针见血,却让官员扮记者去调研的提议,却引起了广泛争议。

通过基层调研来贴近群众,是官员们体察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,也是他们在百姓中树立务实亲民的形象的重要手段。如今的问题在于,有时候官员们在基层贴近的可能不是群众,而是被事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。官员如何从充斥着假话和假象的基层调研中突围?这是每个想听点真话、对百姓负责的官员都应该思考的问题。姜大明建议官员们调研时换一身“马甲”,估计就是他这些年与假话和假象打交道的经验之谈。

不过,官员扮记者“微服私访”,最终仍可能被地方官员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”。毕竟,像姜大明这样的官员,每天都频繁地在电视和报纸上露脸,就算某些不看新闻的百姓认不出他们,下级官员们恐怕也不敢“看走眼”。以此来看,让官员们调研时扮记者,很可能仍然达不到获取真实信息的效果。试想有一天,官员们纷纷拿起采访本来到田间地头,除了他们的司机和秘书要换新身份进行配合、地方负责接待的干部要假装不知情之外,恐怕沿途的路人也得换一批演技更高的“群众演员”。一切都还是《皇帝的新装》里的场景,至于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,恐怕在站出来之前就已被提前“维稳”或“被精神病”了。姜大明让官员扮记者调研,初衷当然是好的,但要让官员们真正听到民意,恐怕还应该建立在更畅通的民意渠道方面下功夫。



徐文辉 “狼爸”虐杀幼女

本周四,四川男子徐文辉出现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判现场。在邻居眼中,他是动辄对女儿棍打棒喝的“狼爸”;在法官眼中,他是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的主角。去年8月15日,徐文辉发现女儿小茹搅拌并偷吃橱柜中的调料,顿时暴跳如雷,他将女儿双手绑住,然后用烟头烫其掌心,再用防尘布和纸张塞住她的嘴巴,最终,年仅4岁的幼女被他活活打死。

作为一个父亲,徐文辉最可悲的地方是,即便幼女已经命丧自己的铁掌之下,他对自己的教育方式仍没有悔改之心。面对指控,他一再辩称自己只是棍棒教育用得有些过度,不算故意伤害;他还强调,当时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女儿,捆绑并用烟头烫她双手是为了让她长点记性,不要再乱翻家里的东西。他甚至希望获得某种谅解,因为他自己从小也是这样被爸妈打大的,所以一直认为这种棍棒式教育没有太大问题。

庭审过程中展示的证据,让旁观者更加透彻地了解了徐文辉性格中的“狼性”。警方调查得知,有一次,小茹仅因为偷吃一口生馒头,就被徐文辉拿烟头烫伤了嘴唇;在日常生活中,就连小茹看电视的姿势不对、吃的零食太多,徐文辉也会对她拳打脚踢。案发之后,警方更是在他家的厕所里发现了捆绑用的尼龙绳、塑料捆绑带——没有人确切地知道,在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离世之前,曾遭到“狼爸”怎样的暴打和虐待。

在这个迷信棍棒式教育的社会里,我们该怎样做父亲,是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。虽然是我们给了孩子生命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可以由我们任意处置的一件物品。无论是已经离世的小茹,还是那些此刻仍在遭受父母毒打的孩子,即便再不懂事、再愚钝,他们首先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唯有父亲们懂得尊重,懂得沟通,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,小茹的悲剧才不会重演。



杨功焕 质疑“烟草奖项”

4月5日,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原主任杨功焕给科技部部长写了一封信,质疑近期国家烟草专卖局入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不合理。杨功焕在信中指出,烟草专卖局推荐的“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”进入评奖环节,违背了相关规定。“国家科技部应通过评奖促进人民健康、社会和谐,而不是协助一个给人民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的产业赢得高利润。”

前不久,“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”被列入科技进步奖名录的消息刚一传出,就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质疑。打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官网可以看到,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这个项目,明确收益是“近三年实现烟草新增销售收入1735.74亿元,新增利税1421.8043亿元”。在全社会力推禁烟控烟的大环境下,这样一个项目堂而皇之地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,无疑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笑话。

杨功焕的可贵之处在于,她是截至目前第一个站出来“不”的前官员。检索这位“铁嘴”的公开讲话可以发现,她这些年一直在对中国的控烟工作“放炮”。在她看来,烟草行业已经左右了政府的控烟政策,目前的很多控烟工作都只是作秀,“就像狐狸坐在鸡窝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”。去年年底,“烟草院士”谢剑平入选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名单,杨功焕还直言斥责“这是中国科学界和中国工程院的耻辱”。

其实,因为种种原因,杨功焕如今已不再担任控烟办主任,对于这项荒唐的评奖,她完全可以保持沉默,少给自己惹一些麻烦。然而,因为心中未曾泯灭的良知,杨功焕选择了站出来抗争。在同行或同级官员都保持缄默的时候,她就像一个孤独的唐·吉珂德,一直在与不利于控烟、对百姓健康有害的各种乱象斗争。这份公共情怀,令人敬佩。



张尚武 网上“行乞”遭骂

本周二,曾因“地铁卖艺行乞”而轰动一时的前体操冠军张尚武,凭借一条求助微博,再次“挤”进公众视野之中。他在微博中贴出了自己的银行卡照片,称希望得到网友们的“经济支持”。张尚武在微博中宣称,此次筹款是为帮助浙江籍退役体操运动员倪梨雀,然而,这一说法随即遭到倪梨雀的否认。消息一出,张尚武几乎被网友和媒体的口水和批评声淹没。

倪梨雀曾是桑兰的队友,从体操女队因伤退役后已经瘫痪,但此次被卷入张尚武“骗捐”事件,完全属于“躺着中枪”。根据她向媒体出示的微博私信记录,在张尚武发出那条“乞讨微博”之前,她并不认识张尚武这个人,张尚武后来辩称索款是为了帮助倪梨雀,“完全是一个骗局”。据倪梨雀本人表示,她家境很好,没必要让张尚武帮她寻求援助,张尚武谎称希望大家捐款帮助她,可能是觉得直接向网友“乞讨”不太合适。

此前曾有媒体将希望不劳而获的张尚武喻为“爱做梦的祥林嫂”,如今他假借他人的名义在网上“乞讨”被抓现行,基本意味着他个人信用的彻底破产。从在王府井地铁站卖艺,再到高调加入陈光标的公司并迅速辞职,再到去年10月零成本与人合开公司,再到今年3月重新回到靠卖艺为生的生活,这位曾因盗窃罪而被判刑的前体操冠军,过去一年的每一次亮相,都会让人大跌眼镜。从今以后,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听他的“唠叨”或自我炒作了。

张尚武的落魄遭遇,确实曾博得众多网友的同情,很多人都曾将他的悲剧归因于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病,认为是现行体制对退役运动员缺乏人性关怀所致。然而,面对如今这个罔顾个人信誉,甚至以谎言骗钱的青年,大家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中的前因后果。我们不可否认举国体制存在一定的问题,但这并不能成为张尚武堕落的原因,毕竟,每年都有那么多运动员退役,像他这样走上极端道路的人也并不多见。恐怕,问题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。



17岁高中生 卖肾买iphone

近日,郴州市北湖区法院受理了首例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案件。2011年4月下旬,17岁安徽高中生小王为购买iphone手机和ipad,通过一个卖肾“黑中介”介绍,来到郴州某医院男性泌尿科做了肾脏摘除手术,并得到2.2万元现金。小王术后被查出肾功能不全,经鉴定构成三级伤残。如今,“黑中介”及“黑医生”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,被依法提起公诉。

曾在新闻中见过“卖肾救女”的感人故事,还原以为“卖肾买iphone”只是网友编的一个段子,没想到现实生活中居然确有其事。小王冒险变成了“削肾客”,实现了拥有iphone和ipad的梦想,但这样的故事一点也不励志,反倒让人觉得当事人非常傻和可悲。这位“削肾客”可能不知道,自己被割掉的那个肾,给“黑中介”带来了15万人民币和1万美金的收益。

即便是再时尚的手机,再新潮的电子产品,都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,更犯不着为此而伤害自己的身体。但在我们身边,不仅有为买一个iphone铤而走险的“削肾客”,还有为买奢侈品而选择卖淫的女学生,而且这样的事件还不是个案。面对这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件,很让人疑惑的是,究竟是我们成了这些高档消费品的主人,还是成了它们的奴隶?

当然,在在这些年轻人的选择感到不值的同时,我们还应该反思,为何这些年轻人会在身体和物质的权衡之间毅然选择后者?出现这些极端事件,最可能的解释是爱面子、虚荣心在作祟。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的形成,与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和教育的扭曲有很大关系,只有从多个方面对青少年的消费观念和进行教育和引导,才能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
汤嘉琛
(时事评论员,专栏作家)